

HIGHST OF THIEVES

纽约大盗

林南山——译
「美」查尔斯——贝佛——著



HOUSE OF THIEVES

纽约大盗

[美] 查尔斯·贝佛一著
林南山一译



HOUSE OF THIEVES

Copyright © 2015 by Charles Belfoure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Writers House LL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7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16)第02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纽约大盗 / (美) 查尔斯·贝佛著; 林南山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7.7

书名原文: HOUSE OF THIEVES

ISBN 978-7-229-11759-7

I. ①纽… II. ①查… ②林…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2419号

纽约大盗

NIUYUE DADAO

[美]查尔斯·贝佛 著 林南山 译

责任编辑: 邹禾 肖飒 方媛

装帧设计: OCEAN

责任校对: 郑小石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制版

重庆市俊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mm × 1230mm 1/32 印张: 12.25 字数: 270千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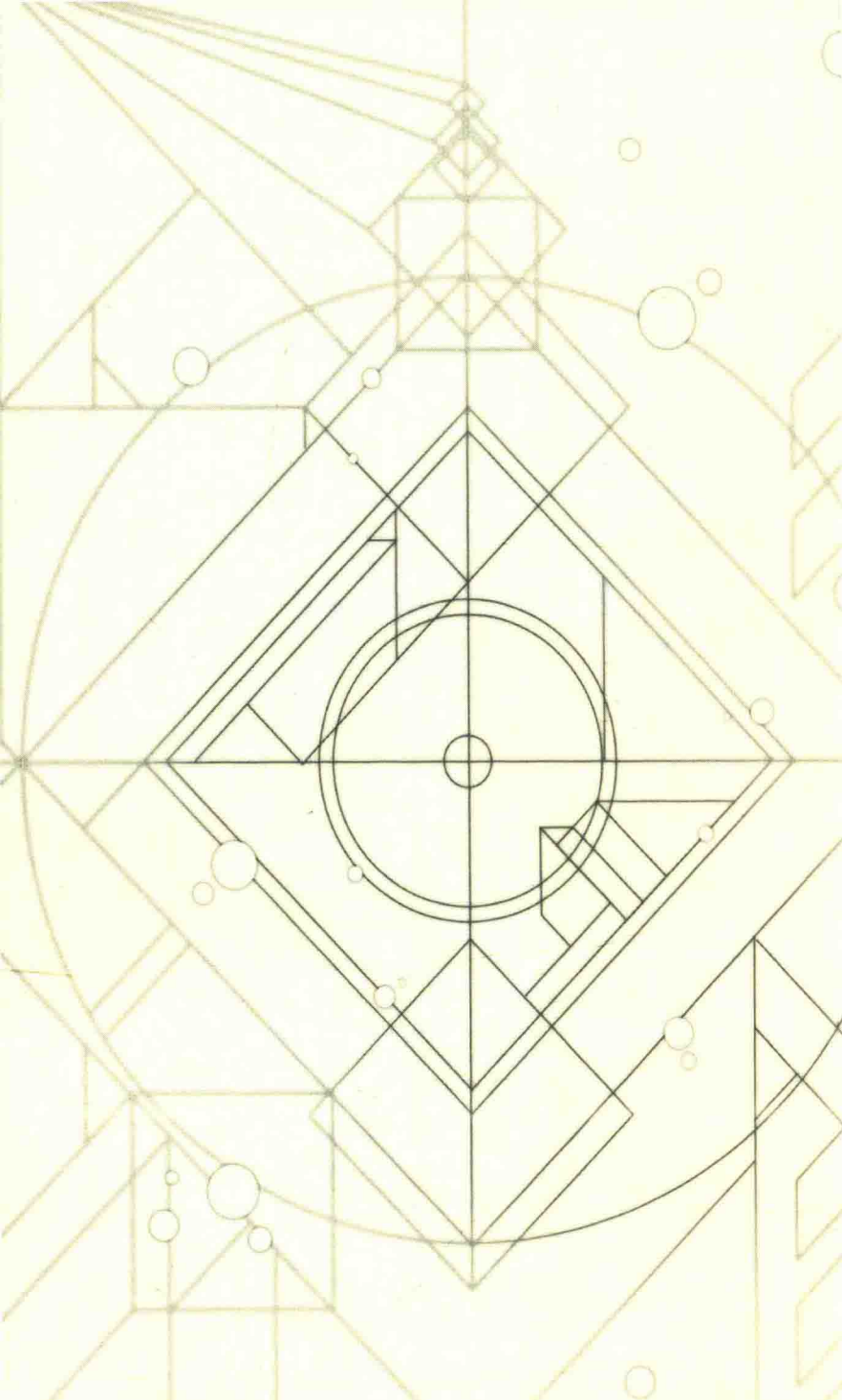
ISBN 978-7-229-11759-7

定价: 52.80元

如有印装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House of Thieves* •



今儿是个抢银行的好日子。

暴雨侵袭，肆无忌惮地狂敲着路沿。西三十三街上向来望不见头的马车洪流——混杂了送货车、双层客运车和其他马车——也变为涓涓小溪。街边的人潮只余下几名举伞疾行的路人，身影在曼哈顿商场和信托银行的平板玻璃上匆匆闪过。看起来，那些要去银行的客户恐怕得等到暴雨停歇以后才能动身了，不幸的是，他们至少得等上好几个小时。

这意味着不会有多少目击者。

一个女人趴在地上，脸贴着光滑的白色大理石地板，司提克·格里森手握柯尔特海军左轮手枪，看了看她，又转头瞥了一眼入口处的橡木框玻璃双开门，放哨的同伙山姆·波特就站在门边。后者点点头：一切顺利。就算他俩都戴着棉质面罩，格里森也能猜到波特在冲自己微笑。

面前的女人开始抽泣，那声音让格里森想起了自己以前养的一条猎犬——每次它想放风的时候，就一直尖声狂吠，直到主人受不了满足它为止。他居高临下地看着女人那顶猩红色的帽子：时髦的帽檐，夸张的尖顶，像是盛开在黄绿色衣服丛上的鲜花。近来在白领中大概流行这样的打扮。

“老实点，老太婆。我们就进去几分钟而已。”格里森平静地说着，用枪管碰了碰那顶帽子，女人立刻停止了抽泣。

他自己反倒有点不安。“快点，雷德，还要多久？”

“去你妈的，催个屁啊！早就跟你说过。”巴农生气地回答，声音透过棉质头罩，有点瓮声瓮气。他谨慎地继续手里的工作，把玻璃瓶里的硝酸甘油一滴一滴地注入银行金库的锁眼里。汗珠自额头滑落，顺着眉毛流进了眼睛，巴农眨了眨眼，用左手拭去了头上的汗。

银行里一片死寂。突然间，格里森听到了尖叫，如同水壶沸腾时的鸣哨。

“闭嘴！女人，我警告你——”

刺耳的噪音从女人嘴里猛然爆发，巴农手一抖——司提克目瞪口呆地看着玻璃瓶从他指间滑落，摔上大理石地板。

爆炸声冲天而起，像是陨石碎裂，气浪从银行金库扫荡至窗口，摧毁途经的一切。巴农在一瞬间化作齑粉，还有格里森、那个时髦的白领女人、四名银行出纳、两名顾客，以及橡木门、大理石地板……银行大厅里的一切一切。波特火箭般滚向西三十三大街，撞坏了马路对面那家店的橱窗玻璃。

某位不幸的送货车夫和他那枣红色的马儿一起在爆炸中惨烈遇难，四分五裂的马车残骸散落一地。铸铁灯杆于轰鸣声中倒塌，砸上街面。西三十三街南侧的店面橱窗玻璃大多被震碎，留下黑洞洞的门户，像是百无聊赖的人在寂静的大街上打着哈欠。



在曼哈顿商场和信托银行对面，是八层高的达克沃斯大楼，詹姆斯·T. 肯特正站在楼顶上，举着把伞，静静地观察对面的情况。滚滚浓烟在西三十三街上翻腾，与他擦身而过，混入了乌云密布的天际。

街上一片混乱，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出事的大楼，救火马车的警铃声也在远处响起。无须抢救，肯特想着，爆炸会从周围吸入大量氧气，火势很难蔓延。

从他所站的位置俯瞰，街上的人们像一群没头苍蝇，在被爆炸破坏的银行大门口推搡进出。他们不会找到尸体的，除了一摊肉酱。他冷冷地想着。

“可惜了那些混球。”矮壮的本·卡尔沃感叹着，他是肯特的下属，此时就站在他身边。

“硝基化合物，”肯特不动声色道，“想掌握它就和徒手握水银没两样——都是在做梦。不过还是比用炸药好，记得国家海事^①那次吧？现金、可转让支票、股权证明，连渣儿都不剩。不管怎么说，雷德用了好几个小时才从十几根炸药管里榨出那么点硝基化合物……他说过，这东西提炼费力得很，用起来就一眨眼的工夫。”

“我们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替代巴农，肯特先生。”

“是啊，非常遗憾。雷德是全纽约最优秀的爆破专家。”肯特戴着黑手套的手从金色烟盒里抽出一支雪茄，百无聊赖地在掌上轻敲。

“那些地下室真是结实得要命，肯特先生。不管怎么说，银行的工作还是太危险了。组织的业务是不是可以……”

“多元化？”

“是啊，没错。”

“我同意。”他露出一抹微笑，“你有何建议？”

肯特先生四十岁上下，身材瘦削修长，生着灰白的头发和一张惯

① 原文为 Maritime National，或指旧金山国家海事历史公园（Maritime National Historic Park），公园里面有一座海事博物馆，设计成一艘船，俯视着水上公园。馆藏包括航海仪器、绘画、摄影、明信片、船模型等等。

于发号施令的脸。他总是穿着黑色西装外套，搭配同色系的背心与珍珠灰长裤，整套行头均由伦敦最高档的时装店亨利·普尔家定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接受肯特先生忠告之前，卡尔沃的衣橱里全是一团毫无品位的垃圾。肯特先生的忠告只有一句话：一位真正的绅士应当重视自己的着装品位，不能让人抓住小辫子。卡尔沃就像重视工作一样重视肯特先生的建议。

所以这些日子里，卡尔沃的穿衣品位几乎快赶上老板了。不过那张无精打采、堆满肥肉的红色脸庞和精心裁剪的高档成衣配在一起，看着也不怎么合宜。

“河边公园的军队撤了，前总统格兰特将军的坟墓没人顾守。”他说着，因为发现新的商机而兴奋不已，“就剩守夜人。另外，正式的墓碑还没开始修。我们可以用尸体敲诈一笔。还记得 1878 年的亚历山大·特尼·斯图尔特盗尸案^①吧？盗墓贼从他的遗孀手里拿到了两万美元，那男人只是个零售业商人！想想看，要是我们搞到美国前总统的尸体，政府会拿多少钱来赎它？”

“很抱歉，我发现这个计划有两个问题，”肯特和蔼地说，“第一，在战争期间，我很荣幸曾在格兰特将军麾下任职。至于第二……这个计划简直蠢得不可救药。”

他微笑着拍拍卡尔沃的肩膀，似乎要让对方尽量不去在意自己尖锐的点评。卡尔沃的脸上浮现出失望的神色，低着头盯住自己脚上那双奢侈的黑色皮靴——这是肯特先生建议他购买的。卡尔沃也许不聪

① 亚历山大·特尼·斯图尔特（A. T. Stewart）是美国零售业的王子，被誉为现代百货公司经营典范。1878 年 11 月 7 日，斯图尔特遗体被盗，他的遗孀在支付两万美元赎金之后，盗墓贼归还了遗体，但没有确切证据证明遗体是斯图尔特本人。

明，但毫无疑问，他是组织里最忠诚的下属，肯特真心喜欢他。

“死者的家属需要抚恤，”肯特先生一边说一边从皮夹里掏出十张一百美元的钞票，“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肯特先生，您真是个大好人。”

肯特从背心口袋里掏出戈勒姆纯金怀表，一瞥之下皱起眉头：“十一点要召开大都会博物馆的年度董事会，我得赶紧走了。”

“约翰，你真该为你儿子感到骄傲！”

约翰·克洛斯站在德尔莫尼科酒店的入口，转头看着儿子。真是很难相信那个牙牙学语的男孩已经长大成人，他带着小家伙在朗布兰奇市和中央公园划船的画面还历历在目。乔治长得很俊，遗传了他妈妈的深色皮肤，黑色直发，个子比父亲至少高出三英寸。二十二年了，儿子的过去在克洛斯脑子里如走马观花般掠过，而现在，男孩已经长成一名男人。

“多谢，斯坦尼，我希望他一切顺利。”

斯坦福·怀特发出雷鸣般的大笑，在这个六英尺高、红发、蓄着一把大胡子的男人身边，查尔斯·麦金也笑了起来——麦金本来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不过怀特的热情总是极富感染力。

克洛斯与怀特、麦金相识多年，当初他们都还在老亨利·霍布森·理查森手下当学徒。怀特和麦金没有忘记自己的老朋友，克洛斯也很高兴他们能来出席自己儿子的毕业宴会。

“哈佛大学毕业，棒球队队长，真不赖。”麦金说，“实话实说，嫉妒死我了。当年我可是坐冷板凳的。”

“是啊，乔治，恭喜你。话说，你打算接你爸的班，进军建筑行业吗？”怀特冲克洛斯眨眨眼。

“可惜不能，先生，很遗憾我没有遗传到父亲的建筑师天赋。今年秋天我打算去圣戴维斯中学当一名数学教师。”

“去年冬天开始乔治就在儿童援助协会当老师了，”克洛斯骄傲地宣称，“等到明年，他还要去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

“对教师而言，起点不错，”麦金说，“圣戴维斯是一流学校。”

一旁的怀特点头附和，令乔治有些害羞地笑了笑。

“啊哈，看哪，特洛伊的海伦来啦！”怀特突然叫道。

克洛斯的妻子海伦正朝他们走来。她身着一袭巴黎沃斯家定制的绯红色晚礼服，低胸的领口上缀了串精美绝伦的珍珠钻石项链，一对镶钻耳环在那张轮廓分明的脸庞边闪耀。纽约鲜有女人拥有能与她相提并论的美貌和魅力，无论宴会或舞会，总有成群结队的男人被她吸引，如蜜蜂追逐花蜜般趋之若鹜。这让克洛斯既自豪又紧张：妻子艳名在外是一柄双刃剑——海伦的美丽满足了他作为男人的自尊心，同时也带来不少流言蜚语。当然，他知道自己根本不用担心斯坦福，在选择女伴方面，那家伙只会锁定十五岁以下的女孩。

海伦平静地看着他们。“几位先生，很抱歉你们挡住客人的道了。我诚心建议你们把男士之间的友谊带到餐厅里去，好吗？约翰，还有乔治，你们分头去准备招呼客人吧。”

怀特鞠躬，在她手背上轻轻一吻。“谨遵特洛伊的海伦之命。”

克洛斯看了看酒店的玻璃大门。

“你说她会来吗？”

海伦转了转眼珠。“她向来说到做到。”她严厉地说，“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担心。”她整了整乔治的白色领带，扫走粘在他白色丝绸背心上的绒布线头，抚平黑色燕尾服的肩线，最后，她带着满足的神情，踮起脚尖，亲吻了儿子的面颊。

“接下来，我希望你务必跟格兰尼——还有玛丽·莫尔斯聊聊。”

“噢，妈妈。”

在接下来的二十分钟里，三重唱取悦了更多的客人。终于，克洛斯冲着大门点了点头，低声说：“她来了。”

德尔莫尼科酒店对面的第五大道上，两匹毛发梳理得溜光水滑、套金色挽具的栗色马拉着一辆贵气逼人的黑色篷车稳稳当当停了下来。马车夫和随从都穿着金色间杂海蓝色的制服，头戴黑色礼帽。随从跳下马车，打开了主车厢的门。

在温暖的七月黄昏扬起的尘土中，一名体态丰腴的矮个子女人闪亮登场。她身着一袭华贵的丝绸织锦晚礼袍，伸出戴白色手套的手，由随从搀扶着缓缓步下马车，走上了人行道。街边的灯光映出她的身影——正巧这里最近才把昏暗的煤气灯换成明亮的电灯。在炽红灯光的照耀下，她头顶三重冕冠上的钻石，还有硬立领包裹的脖子上那串衬着深紫色缎带、镶嵌了几百颗碎钻的项链瞬间绽出夺目的光彩。女人抚了抚肩上的黑色披肩，道路两旁的行人痴迷地看向她。

克洛斯注视着她以女皇般的气度和自信走进酒店玻璃门，仿佛她就是德尔莫尼科酒店的主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确实是。

就纽约的社交圈而言，卡洛琳·艾斯特是毋庸置疑的女皇，有时候甚至可以称之为暴君——顺她者昌，逆她者亡。没有得到她认可的人，在社交圈里可算被判了死刑。

1886年的纽约社会分为两个党派：新党和旧党。旧党大多是新阿姆斯特丹的荷兰人后裔，被戏称为“灯笼裤”——这个名字源于旧时期荷兰人的招牌及膝马裤。旧党首领大多来自斯凯勒、舍默霍恩、范科特兰、范伦斯勒等家族，以及一些旧式英国后裔，由利文斯通和菲利普斯家族领衔。“灯笼裤”一丝不苟地遵循严苛的社交礼节，保持统一性，不能行差踏错半步。他们严格而虔诚地循规蹈矩着，甚至连居住的砂石建筑都刷成一模一样的巧克力色，生怕会被认为“特立独行、

与众不同”，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或者流言蜚语的主角。

然而新党在悄然崛起，大多是新生代百万富翁，靠着铁路、钢材或者马车运输等行当迅速积累起雄厚身家，被灯笼裤嗤为满身泥土气、不懂礼仪的土老帽。新党用暴发户式的铺张浪费来彰显自身财力，修建奢华的别墅庄园，一掷千金地购买游艇、珠宝和高档成衣——老派贵族批判其庸俗不堪、满身铜臭、毫无品位。但不可否认，这些暴发户从全国各地涌向纽约，对灯笼裤的贵族藩篱造成了极大冲击。

卡洛琳·艾斯特是一名高贵的舍默霍恩，不过她嫁给了美国新首富约翰·雅各·艾斯特的孙子——首富是德国裔，靠皮毛生意发家。这场联姻让卡洛琳在新党和旧党之中都混得风生水起。海伦·克洛斯是舍默霍恩家族的远亲，约翰·克洛斯则出身于和利文斯通沾亲带故的家族，跟灯笼裤的社交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姑妈”卡洛琳非常喜欢他们两口子，像老母鸡一样把他俩纳入自己的羽翼悉心照顾，在她的庇护之下，克洛斯一家轻而易举地立足于“新时代”的纽约社交圈。卡洛琳甚至亲自为海伦添置了塞满整个衣橱的高档服装和珠宝首饰。不过克洛斯一家从不恃宠而骄，他们住在麦迪逊大道和三十街交汇处一栋三层高的砂石建筑里，家里仅有四名仆从。克洛斯满足于用建筑刻度尺画图谋生，也满足于在艾斯特家的刻度尺上占据百分之一的地位。

百分之一已经足够让他们在上流社会如鱼得水，克洛斯本人、乔治、还有另外两个孩子——朱莉娅和查理多少都沾了姑妈的光。但是他很清楚，要是家里人惹上丑闻，哪怕只有一丁点儿，卡洛琳就会毫不犹豫地跟他们划清界限，不留任何情面。这就是上流社会残酷的潜规则，恶毒的流言蜚语足以摧毁整个家庭的名誉，让它被彻底边缘化：再也不会会有邀请函，再也不能举办宴会或舞会，完全被隔绝于社交圈

之外——昔日的密友会与他们划清界限，他家的后代也没有任何机会再次打入上流圈子。

“卡洛琳姑妈，您愿意赏光真是我们的荣幸。”海伦站在大门边，伸开双臂拥抱这位美丽高贵的舍默霍恩。能成为在公开场合允许跟卡洛琳姑妈拥抱的女人之一，这可是鲜有的荣耀。

“今晚我还要去出席音乐学院一个无聊的慈善晚会，”卡洛琳姑妈说，“不过那之前我得先来看看乔治，你家的帅小伙子在哪呢？”

“卡洛琳姑妈。”乔治快步走上前，双手握住她，然后亲吻她的面颊。

“这是为86级毕业生准备的礼物。”她说，递出个银纸包起来的小盒子。乔治当着她的面拆开，很明显，卡洛琳姑妈想看收到礼物的反应。人群聚拢过来，迫不及待地想给艾斯特夫人留下点好印象。作为她手下的建筑师之一，斯坦福·怀特陪着查尔斯·克里斯特·德尔莫尼科挤在人群最前面。查尔斯不仅是酒店创始人洛伦佐·德尔莫尼科的侄孙，也是目前家族酒店事业的掌舵人。他创办并经营的这家位于第五大道和西三十六街的分店，已跃居全纽约酒店排行榜第一位，超过了位于十四街的老店。

一条带表链的纯金怀表静静地躺在礼品盒里的软衬上，乔治把它握在手里，惊喜得双眼放光。它跟普通怀表的雕纹装饰完全不同，表盖和侧面的纹理是以碎钻和小红宝石镶嵌而成，组成弯弯曲曲的藤蔓状，内盖里有漂亮的浮雕旋涡纹，正中嵌了一颗硕大的钻石。怀表背面蚀刻了几行字：“赠乔治，哈佛大学1886级毕业生。卡洛琳姑妈。”海伦和约翰·克洛斯彼此交换了目光，他俩的第一反应竟然不是惊喜，而是恐惧——如果乔治不小心弄丢了这份贵重的礼物，后果不堪设想。

怀特在一旁吹了个口哨。“精美绝伦哪。”

“你该认得出这风格，怀特先生。我让路易斯·康福特·蒂芙尼亲自为乔治设计的。”艾斯特夫人说。怀特先生前不久才为蒂芙尼家族完成一项建筑设计，在麦迪逊大道和七十二街的交会处建造了一栋巨大的金褐色砖瓦大楼。

“真是无上的艺术品，非常感谢您的慷慨。”乔治弯腰拥抱了姑妈，卡洛琳也用力回抱他。

“你喜欢就好，我亲爱的孩子。好了，我得走了。”没等周围的人反应过来，卡洛琳姑妈迅速地转身，长袍下摆一扫，带着惯有的傲慢走回马车。许多人等待在路边，希望能多看她一眼，尤其是她的穿着打扮——因为卡洛琳·艾斯特直接决定了纽约时尚界的风向。如果她今天心血来潮戴一顶中国小工的草帽参加晚宴，第二天它们也会在整个第五大道的精品店里风靡。

当约翰和海伦站在大门口朝马车挥手告别的时候，查尔斯·克里斯特·德尔莫尼科满面春风地微笑着，高声宣布：“女士们，先生们，晚宴准备就绪，请大家移步主餐厅。”



只有卡洛琳·艾斯特才有这么大面子，让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埃略特出席乔治的毕业宴会并致辞。正巧埃略特在毕业典礼后第二天就要从波士顿前来纽约，自然无法拒绝这一请求，尤其是对有钱又慷慨的捐助人。此外，乔治本身在学业和运动方面都极为出色，可谓校园风云人物，校长也非常乐意为他效劳。

为免误了接下来去华盛顿的火车，埃略特把简短的致辞安排在宴会开始之前。他看上去五十来岁，体型瘦削，温文尔雅，高耸的鼻梁

下留着一圈浓密的胡须。这位全美最伟大的高等学府领导人一站起身，四周立刻安静下来。

“女士们，先生们，很骄傲我校能培养出如乔治·克洛斯这样的青年才俊，尤其是在我主持学校工作期间。这让我感到哈佛人的素质可谓青出于蓝，年轻人的荣誉感和自律性令人钦佩。学校里的酗酒现象日益减少，虽然校内仍然存在令人痛心的奢靡与放纵之风，但我们出色的乔治·克洛斯没有受到丝毫影响！他不仅在学业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更证明了自己是一名拥有出色品质和顽强意志力的男人——正如他在去年对阵耶鲁大学那场精彩球赛第九局中所表现出的那样！”

餐厅里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和欢呼声，乔治红着脸站起来，朝四周挥手致意。埃略特校长摆摆手，冲大家鞠躬，然后快步离开了房间，这一信号揭开了晚宴的序幕。因为海伦和诸多女士在场——更是由于卡洛琳·艾斯特为这场晚宴买单的缘故——让今晚这个本该是男人们纵情饮酒的狂欢，成为了一场尽显上流社会奢华的盛宴。现场一百多名来宾坐在房间正中的长桌边，长桌中央是一片水池，被一圈漂亮的夏花围簇。三只白天鹅在水面优雅地游弋，浑然不觉四周宾客的存在。席上的八道正餐盛在漂亮的银盘里，有皇家清炖肉汤、马里兰水龟汤、红鲷鱼、北美灰背野鸭肉、牛里脊、凉拌冰芦笋、带骨羊腰肉、松露焖鸡，以及一大盘冰冻果子露和各种新鲜蔬菜——好让宾客们被油荤填满的肠胃清爽一下，之后还有丰盛的甜品和糖果。勃艮第的红葡萄酒、马德拉的白葡萄酒以及香槟源源不断地从酒桶龙头里涌出来，注入各位宾客的酒杯。后台有八种乐器在合奏，悠扬轻柔的音乐恰到好处地活跃了整个宴会场的气氛，却又不会影响人们之间的交谈。

这场欢乐的盛宴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才结束，终于，克洛斯看到